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一集

漓江出版社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一集

白 夫 编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世界中篇名作选 (一)

白夫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311,800

1992年7月第2版 1992年7月第5次印刷

印数: 211101—219590册

ISBN 7-5407-0934-3/I·660

定价: 7.20元 (平)

9.90元 (精)

编 选 说 明

- 一 《世界中篇名作选》丛书专选外国优秀中篇小说，分集陆续出版，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
- 二 本丛书所指“名作”，既包括已有定评、公认的古典作品，也包括较好的现代和当代作品；既包括名家的代表作，也包括虽非名家而在艺术上确有特色、可资借鉴的作品；既包括曾经介绍而较难查找的旧译，也包括首次介绍的新译。
- 三 文学作品艺术上的长短，常因读者文化素养、艺术爱好和个人性情的不同而看法各异。为了不让读者囿于编者的一己之见，本书拟不附艺术分析文字，而只对每篇作品加一简要的“题注”，或介绍作家，或说明特点，或提供情况，相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一定的收益。
- 四 我们深信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又惴惴然于自己的识浅力薄，为此诚恳期待专家的指教、译者的赐稿和读者的批评，力求将丛书越编越好，真正达到既定的宗旨。

目 录

[英国]高尔斯华绥

在前的和在后的 沈长铨译(1)

[英国]史蒂文生

自杀俱乐部 汤 真译(54)

[美国]埃里奇·西格尔

爱情故事 蔡国荣译(125)

[意大利]德·亚米契斯

卡尔美拉 吕同六译(219)

[苏联]拉甫列涅夫

第四十一个 王庚年译(258)

[苏联]阿捷里·库图依

没有寄出的信 曹苏龄译(320)

在前的和在后的^①

[英国]高尔斯华绥著

沈长铨译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圣经·马太福音》

那是一个幽暗的房间；晚上六点那个时刻，只有单独一盏装绿灯罩的煤油台灯射出带斑纹的光辉，照在土耳其地毯上，照在从书架里取出来的书籍的封面上，照在选定的那本书打开的书页上；一张漆东方彩饰的古旧小机上放着咖啡器皿，这种带斑纹的光辉也照亮了咖啡器皿上深蓝和金黄的色彩。在冬天，房间很幽暗，衬着拉上的窗帘、一排排皮面精装书籍、以及嵌橡木板的墙壁和天花板。房间也很宽敞，吉斯·道伦特坐在炉火前，火光照亮的地方就像一片绿洲。这正

① 高尔斯华绥(1867—1933)，现代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戏剧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前的和在后的》(1914)以律师和他的犯了杀人罪的弟弟对待杀人案件的不同态度作对比，撕下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面纱，发人深思。小说以卓越的心理描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兄弟二人的内心世界。

是他在日常工作以后所喜爱的布置。他清早勤勉地研究他承办的“案件”，白天焦急而紧张地到法院去出庭；晚饭前的两小时是他的休息时间：看些书，喝点咖啡，抽一斗烟，有时小睡一会儿。他穿着土耳其式红拖鞋和褐色旧鹅毛绒上衣，跟这种光暗分明的设计配合得很调和。画家可能会热望勾下他的清晰的微黄面孔，以及髻在眼睛上面的黑眉毛——花白的呢，还是褐色的呢，可就说不清楚了，尽管他每天有好几个钟点要戴着假发，他的灰暗头发还是厚密的。坐在那里，他很少想到他的工作，至于那由于长时间专心处理需要解决的千头万绪的辩诉与证据而引起的紧张情绪，他很有把握地把它丢在旁边了。就他的明彻的智慧来说，这种工作一直是极有兴趣的；他的智慧经过了锻炼，几乎可以直觉地丢弃本质以外的一切，而从他受理的一大堆杂乱的诉讼案件的细节当中，挑出法律上主要的材料；可是这种工作有时是乏味的，令人厌烦的。拿今天的例子来说吧，他曾经怀疑他的委托人提出了伪证，几乎深信他必须抛弃他的答辩书。他一开头就不喜欢这个外貌虚弱、面孔苍白的家伙，也不喜欢他那神经质的不老实的答辩，以及他的显著的惊慌的眼睛——在唱高调的容忍和软弱的人道主义风行的今天，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典型；要不得，要不得！

他从书架上拿下了三本书：一本是伏尔泰的作品——由于他的破坏性的讽刺，他成为法国人所有的稀奇的魔力！另一本是柏顿^①的游记，还有一本是史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谭》，他从中选定了最后一本。那天晚上，他觉得需要镇静，希望摆脱任何思想。法院里又挤又闷；他走回家的时候，空气沉闷，刮西南风，带来了湿气，里面没有活力的气息；他觉得软弱，疲倦，甚至有点儿神经过敏，这一回，他屋里的寂静好像有点异样，叫人不舒服。

他把台灯拉低些，转脸向着炉火。去特拉逊俱乐部吃那顿腻人的晚餐之前，他也许想睡一睡。他真希望那天是休假日，美茜能从学校回来。他鳏居许多年了，已经失去了需要女人作伴的习惯；可是在今

① 柏顿(1821—1890)：英国旅行家与作家，《天方夜谭》英译本的译者。

天晚上，他有一种迫切的渴望，希望能跟他的年轻的女儿在一起——她有活泼的丰采和明亮的黑眼睛。奇怪得很，有些男人对于女人有这样终身的需要！他的弟弟劳伦斯——成为废物了——完全为了女人——意志力萎缩症！一个快要完蛋的人；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的天资糟蹋得一塌糊涂！人们会以为，苏格兰人的性格可能挽救劳伦斯；不过，要是个苏格兰人真的开始堕落，谁能堕落得比他更快呢？真奇怪，他们母亲的血在她的两个儿子身上竟起了这样不同的作用。他一直觉得，他自己的一切成就完全归功于他母亲的血。

他的思想突然越出了常轨，结果扰乱了他在法律上的良心。他平日自以为学识渊博，没有发生过迟疑，但是他决不敢说：他已经给过适当的忠告。好啦！一个人要是没有消除疑惧的果断力和坚持决定的能力，那他就决不能胜任出庭的职务，就决不能胜任任何工作。他生活得越久，就越确信：在一切日常事务中，非常需要坚强果决的行动。动口和动手相比较——动手为妙！怀疑、犹豫、感伤——这个朦胧时代的哀鸣——他的清秀的脸孔浮起了几乎像魔鬼般的微笑——火光的鬼把戏真多呀！微笑在真正的瞌睡中又消失了；他睡着了……

他惊醒了过来，觉得光亮以外有什么东西，他没有转头就说：“什么呀？”从那里传来一点声音，好像有人在打寒噤。他把灯火扭大了。

“那边是谁？”

门口那边有声音回答说：

“只是我——拉里。”

由于那声调有点蹊跷，也许由于刚从那样的小睡惊醒过来，他哆嗦了一下。他说：

“我刚才睡着了。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起身，连头也没转过去；既然晓得来人是谁，他就半闭着眼睛看炉火，等候他弟弟走过来。劳伦斯的来访未必是件好事情。他可以听到他弟弟在喘气，并且闻到一阵威士忌气味。这个家伙既然要到这里来，少不得要戒一下酒呀！真幼稚，真不知趣，真没有礼貌！他提高声调说：

“唔，拉里，怎么回事呀！”

总要有些疙瘩。对于那因承受委托的观念而产生的力量，他时常感到惊奇，因为这种力量使他继续忍受着麻烦，使他听从这个宝贝弟弟的请求；难道那只是“血统”上的感情吗？那是苏格兰高地人对亲属的忠诚感吗？那是一种古风——判断力和他的一半本能向他说明这是缺点，但是，虽然这是缺点，他却有义务去关怀这个落魄的家伙——是这样吗？他现在是不是醉了，所以才继续在门口潜伏不动呢？他稍微降低声调说：

“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坐下呢？”

他现在走来了，避着光亮，在灯光以外沿着墙绕来，他的脚和直达腰部的腿都给照得亮光光的，但他的脸部却隐在幽暗里，像一张黑鬼的脸。

“喂，你病了吗？”

还是没有回答，只看到那个头晃了晃，一只手通过光亮举了起来，伸到那蓬乱头发下边幽灵般的前额。威士忌气味现在更浓了；吉斯想：

“他确实喝醉了。给新来的管事看到，多难看呀！要是他的行为不能——”

靠着墙的人影叹了一口气——从一颗非常沉重的心叹得这么真诚，所以吉斯相当惊慌地意识到：他还没有看透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秘的沉寂。他站了起来，背向着炉火，以发自神经过敏而非故意的粗暴态度说：

“喂，怎么回事呀？你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难道犯了谋杀罪吗？”

有一会工夫，根本没有回答，连呼吸的声音也听不到；后来，只有低语：

“是的。”

人们遭受灾难时，虚幻感却很有用处；就是这种虚幻感促使吉斯大声地说：

“老天呀！你喝酒了吧！”

但这话立刻变成极度的疑惧。

“你是什么意思？到这边来，让我能看到你。拉里，你怎么啦？”

他弟弟突然一个踉跄，离开了阴影的掩蔽，倒进光圈以内的一张椅子上。他又发出一声痛心的长叹。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吉斯！真是这样！”

吉斯急忙向前面跨过去，低头细看他弟弟的面孔，立刻看出弟弟没有说假话。没有人能够模仿这双眼睛的眼色——显出惊恐的怪样，好像决不会再与它们所在的面孔相调和了。看看这双眼睛，你就会心痛——只有真正的悲痛才像那个样子。后来，那种突如其来的怜悯变成愤怒的慌张了。

“凭上帝的名义，你胡说什么？”

但他放低了嗓子，这是很要紧的；他又跑到门口去，看看门关好没有。劳伦斯已经把他的椅子向前拉过去，缩在炉火上面——他有细瘦的外形，疲惫的高颧骨的面孔，深陷的碧蓝眼睛，以及乱蓬蓬的鬈发；他的面孔还保存着一点点美感。吉斯放一只手在劳伦斯瘦削的肩膀上说：

“喂，拉里！清醒些，别夸张了。”

“当真的，我告诉你，我杀了一个人。”

这阵喧嚷的剧烈爆发就像一股喷水。这家伙怎么啦——喊出了这样的话！但劳伦斯突然提起双手，绞弄着。这种姿势叫人难受到极点了，惹得吉斯的脸直打哆嗦。

“你为什么偏偏来这里把这件事告诉我呢？”他说。

拉里的面孔的确有时奇怪得很，上面浮现出这样的奇怪闪光！

“不告诉你，我该告诉谁呢？吉斯，我来问问该怎么办？自首不自首呢？”

听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具体的开端，吉斯觉得心在抽动。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他很镇静地说：

“就告诉我——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问题把阴沉的、讨厌的、怪诞的梦魇联系到现实上去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

“昨天夜里。”

拉里的脸上有着——总是有着相当幼稚的真实表情。他在法庭上决不会有幸免的希望! 吉斯说:

“怎么搞的? 在什么地方? 你最好安静地从头讲给我听。喝这杯咖啡, 它可以清醒你的头脑。”

劳伦斯接过蓝色的小杯子, 一口喝完了咖啡。

“好吧,”他说,“是这样的, 吉斯。有个姑娘, 到现在我已认识她几个月了——”

女人! 吉斯咬着牙关说:“是吗?”

“她父亲是个波兰人, 在她十六岁时死在此地, 留下她无依无靠。有个美洲混血儿, 名叫瓦伦, 跟她住在同一座房子里; 他娶了她, 或者说假装娶了她。她很漂亮, 吉斯。他遗弃了她, 留下一个六个月的婴儿, 另外她肚里还怀着一个。肚里的孩子死掉了, 她自己也几乎死了。她后来就挨饿, 挨饿到另一个人收容她的时候。她跟这个人同居了两年; 后来, 瓦伦又出现了, 逼着她回到他那里去。这个畜生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她打得浑身青紫。以后, 他又遗弃了她。我遇到她的时候, 她的大孩子也死掉了; 任何人找上来, 她就跟他同居。”

他突然抬头细看吉斯的脸。

“我敢发誓, 我从未遇过一个女人比她更温柔、更真实。女人! 她现在才二十岁! 我昨天夜里到她那里去的时候, 瓦伦那个畜生又找到了她; 他袭击我的时候, 目空一切, 气势凌人——看!”他摸摸前额上一个黑疤——“我用手扼住他的咽喉, 我放松的时候——”

“是吗?”

“死了。直到后来, 我才晓得她攀在他背后的。”

他又做了那个姿势——绞弄他的双手。

吉斯以严厉的声调说:

“你们后来做了什么?”

“我们在尸首旁边坐了很久。后来, 我把尸首背到街上去,



“……我杀了一个人。”

拐过一个弯，走到一个拱道。”

“有多远？”

“大约五十码。”

“有人——有人看见没有？”

“没有。”

“什么时候？”

“三点钟。”

“后来呢？”

“转回她那里去。”

“为什么——凭上苍的名义？”

“她孤单，又害怕；我也一样，吉斯。”

“这地方在哪里？”

“索和区保罗街四十二号。”

“拱道呢？”

“手套巷拐角上。”

“老天呀！是呀——我在报上看到了！”

吉斯拿下放在写字台上的报纸，又读了那一段：“今天早晨，在索和区手套巷拱道下发现男尸一具。从咽喉附近的痕迹，可以看出暗杀的嫌疑。尸体显然已被搜劫过，没有发现什么可供鉴定。”

那么，这是千真万确的了。谋杀！他的亲弟弟！他看看四面说：

“你在报上看到了这段消息，就梦想自己杀了人。晓得吧——你是在做梦！”

富有沉思的回答来了：

“但愿我是做了个梦，吉斯——但愿我是做了个梦！”

轮到吉斯很关切地绞弄双手了。

“你从——尸体上拿了什么没有？”

“我们搏斗的时候，这个落了下来。”

那是一个空信封，上面有个南美洲的邮戳，姓名地址是：“伦敦费里尔街西门旅舍彼得里克·瓦伦”。吉斯心里又抽动起来，他说：

“把信封放到火里去。”

后来，他突然俯身要把信封攫取出来。他既然叫弟弟烧掉信封——那他就——就参与了这件——这件——但是他没有把它攫取出来。信封烧焦了，滚旋着，消失了。他又说下去：

“凭上帝的名义，什么使你偏偏来这里告诉我？”

“你懂得这些事呀。我没有意思要杀死他。我爱那姑娘。吉斯，我该怎么办？”

愚蠢！多么愚蠢！竟问起他该怎么办！这与拉里很相称！他说：

“你想，你没有被人看见吗？”

“那是条黑暗的街道。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你第二次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姑娘的？”

“大约在七点钟。”

“你到什么地方去的？”

“回我的房间。”

“在费茨洛依街吗？”

“是的。”

“有人看见你进屋去吗？”

“没有。”

“以后你干了些什么？”

“坐在那里。”

“没有到外边去吗？”

“没有。”

“没见过那姑娘吧？”

“没有。”

“那么，你不晓得她以后干什么啦？”

“不晓得。”

“她会出卖你吗？”

“决不会。”

“她会自首吗——她会神经错乱吗？”

“不会。”

“有谁晓得你跟她的关系?”

“没有人晓得。”

“没有人晓得?”

“吉斯,我不晓得谁竟会晓得。”

“你昨天夜里第一次去她那里时,有没有人看见你进去?”

“没有。她住在底层。我有钥匙。”

“把钥匙给我。你还有什么跟她有联系的?”

“没有了。”

“你的屋子里有没有?”

“没有。”

“没有相片和信吗?”

“没有。”

“仔细想想。”

“没有。”

“有没有人看到你第二次回到她那里去?”

“没有。”

“有没有人看到你早上离开她呢?”

“没有。”

“你很幸运。你再坐下去。我得想想。”

想想!想透这件可恶的事情——真出乎想象之外,真叫人难以相信。但他不能够想。一点连贯的思想都出不来。他又开始说:

“那是他第一次跟她再见面吗?”

“是的。”

“她这样告诉你的吗?”

“是的。”

“他怎么找出她住处的呢?”

“我不晓得。”

“你醉到什么程度?”

“我没有醉。”

“那你喝了多少酒呢？”

“大约一瓶红葡萄酒——没有什么。”

“你说你没有意思要杀死他吗？”

“没有意思——天晓得！”

“这里有点道理。你怎么会选择拱道的呢？”

“那是首先走到的黑暗地方。”

“他的脸是不是显出被人勒毙的样子？”

“不像！”

“是吗？”

“是的。”

“很破相吗？”

“很破相。”

“你注意看过他的衣服有没有标记吗？”

“没有注意。”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我的上帝呀！假如你做了这件事——”

“你说他很破相了。他还可以被认出来吗？”

“我不晓得。”

“她上次跟他同居的时候——那是在什么地方？”

“我不能确定。我想，是平里科。”

“不是索和区？”

“不是的。”

“她在索和区住好久了？”

“将近一年。”

“一直没搬房间吗？”

“没搬过。”

“住在那座房子里或那条街的人，可能晓得她是他的老婆吗？”

“我想没有人晓得。”

“他是干什么的?”

“我想他是个职业‘暴徒’。”

“我知道了。那么,是不是大部分时间花在国外?”

“是的。”

“你知道他在警察局是知名的吗?”

“我没有听说过。”

“现在听着,拉里。你离开这里一直回家去,明天早上我来看你以前,不要出去。答应吧!”

“我答应。”

“我有晚餐约会。我要仔细想一下。不要喝酒。不要谈话!振作起来。”

“吉斯,要尽可能别使我等得太久!”

那张苍白的面孔,那对眼睛,那只发抖的手呀!在他的反感、恐惧和厌恶的混乱情绪当中,吉斯感到一阵怜悯的刺痛;他把手放在他弟弟的肩上说:

“拿出勇气来!”

他突然想:“我的天呀!勇气!我自己正需要勇气哩!”

二

劳伦斯·道伦特离开他哥哥在亚得尔裴街的住所,向北走去,快一阵,慢一阵,最后又快起来。因为,假如有人运用意志力一次只做一件事,也就有人由于缺乏意志而以相等的强度时而做这件事,时而做另一件事。报应和复仇女神掌管自制力不足的人,但是就这种性格来说,人们即使听任报应和复仇女神的支配,也决不会因此更能自制。这种想法确实相当地助长了人们所珍爱的感觉,以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明天就要死去!”去看吉斯所需要的意志上的努力,使劳伦斯松了一口气,弄得他精疲力竭,并且激怒了他。他的步伐的缓急与这三种心情相互地配合着。他从门口动身时,下了最大决心要回家去,